

中華傳世奇書

壹百部

第十卷 中華諧謔十大奇書

第九部 笑得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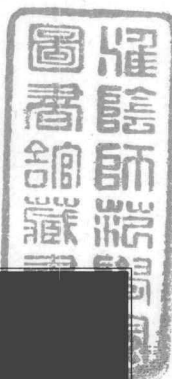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部 笑林廣記

.7

書館

407908

中华谐谑十大奇书第九部



〔清〕

石成金 撰

笑得好



204079086



《笑得好》导读

《笑得好》，清代石成金撰。现存于乾隆四年（1739）原刊《传家宝》二集《人事通》正续全本之中。或许是作品太出色的缘故吧，《笑得好》刊行之后，竟续有人涂改作者姓名，而妄署自家姓名于其上，企图借此扬名，或者占为己有。清光绪辛巳（1881），就有人对石书割裂，而署曰：“光绪辛巳年夏五月指迷道人题于申江旅舍”，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，真是煞有介事。次年（1882）夏六月，又有号评花馆主者，据指迷道人版本开雕，而改称《新评笑得好》，别题《异谈笑丛录》。这种传播历程，亦可谓一“奇”。

石成金，扬州人，字天基，号惺斋。其人事亲孝，重然诺。著有《传家宝》四集，取居家寻常事，而以浅近俚俗语言叙述之，意存劝世，颇为流行。

作为《传家宝》四集的组成部分之一，《笑得好》自然没有背弃劝世的宗旨。石成金的《笑得好自叙》说得明白：“予乃著笑话一部，评列警醒，令读者凡有过愆偏私，朦昧贪痴之种种，闻予之笑，悉皆惭愧悔改，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。”也正因为此，他才“因以笑得好三字名其书”。《笑得好初集》题头诗亦云：“人以笑话为笑，我以笑话醒人。虽然游戏三昧，可称度世金针。”以轻松逗人的笑话来承担劝世救人的重任，也是《笑得好》之“奇”所在。

正因为石成金创作笑话时怀着这样的宗旨，在每则笑话之后，他都不忘正儿八经地加上自己的议论。如《虑二百岁寿诞》篇末，作者就置喙道：“二百年后，几千几百人来贺者，逐位如何迎送，如何款待，如何答谢，也要预先

愁虑，才不痴迷。”反意置笔，更添笑话韵致。在《黑齿妓白齿妓》篇末，作者又随意发挥道：“今人略有坏事就多方遮掩，略有好事，就逢人卖弄，如此二娼者，正自不少，最可笑者；才有些银钱，便满脸堆富；才读得几书，便到处批评人，显得自己大有才学；才做得几件平常事，便夸张许多能干。看起来，总是此齿白之娼妇也。”从夸耀齿白之娼妇，而嘲笑世间自我炫耀之人，其间跨度颇为不小，可见石成金笑话的万变不离其宗。自然，如此硬作，往往也带上了一些头巾气，它本身也可供人一哂。

自 叙

人性皆善。要知世无不好之人，其人之不好者，总由物欲昏蔽，俗习熏陶，染成痼疾，医药难痊，墨子之悲，深可痛也。即有贤者，虽以嘉言法语，大声疾呼，奈何迷而不悟，岂独不警于心，更且不入于耳，此则言如不言，彼则听如不听，真堪浩叹哉。正言闻之欲睡，笑话听之恐后，今人之恒情。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，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。予乃著笑话书一部，评列警醒，令读者凡有过愆偏私，朦昧贪痴之种种，闻予之笑，悉皆惭愧悔改，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。因以《笑得好》三字名其书。或有怪予立意虽佳，但语甚剋毒，令闻者难当，未免破笑成怒，大非圣言含蕴之比，岂不以美意而种恨因乎？予谓沉痾痼疾，非用猛药，何能起死回生；若听予之笑，不自悔改而反生怨恨者，是病已垂危，医进良药，尚迟疑不服，转咎药性之猛烈，思欲体健身安，何可得哉？但愿听笑者，入耳警心，则人性之天良顿复，遍地无不好之人。方知剋毒语言，有功于世者不小。全要闻笑即愧即悔，是即学好之人也。

石成金天基撰并书

目 录

笑得好初集	(1)
笑得好二集	(20)

笑得好初集 扬州石成金天基撰集

人以笑话为笑 我以笑话醒人
虽然游戏三昧 可称度世金针

虑二百岁寿诞

一老人富贵兼全，子孙满堂，百岁寿日，贺客填门，老人攒眉似有不乐。众问：“如此全福，尚有何忧？”老人曰：“各样都不愁，只愁我后来过二百岁寿诞，来贺的人更添几千几百，教我如何记得清。”

二百年后，几千几百人来贺者，逐位如何迎送？如何款待？

如何答谢？也要预先愁虑，才不痴迷。

屎攘心窝 (尾句要愁眉促额一气说，才发笑。)

龙为百虫之长，一日发令，查虫中有三个名的，都要治罪。蚯蚓与蛆，同去躲避，蛆问蚯蚓：“你如何有三个名？”蚯蚓曰：“那识字的，叫我为蚯蚓；不识字的，叫我为曲蟥；乡下愚人，又叫我做寒现。岂不是三个名？”蚯蚓问蛆曰：“你有的是那三个名，也说与我知道。”蛆曰：“我一名蛆，一名谷虫，又称我读书相公。”蚯蚓曰：“你既是读书相公，你且把书上的仁义道德，讲讲与我听？”蛆就愁眉说曰：“我如今因为屎攘了心窝子，那书上的仁义道德，一些总不晓得了。”

书上载的仁义道德，俱是圣贤教训嘉言，应该力行，为何不行，非屎迷心而何。予见世间不读书的，还有行仁义道德；偏偏是读书人，行起事来，说起话来，专一瞒心昧己，歪着肚肠，同人混赖，所以叫吃屎的蛆为相公，就是此义。说之不改。变蛆无疑。

黑齿妓白齿妓 (要闭口藏齿说，要吡口露齿说，脸上妆得像，才发笑。)

有二娼妓，一妓牙齿生得乌黑，一妓牙齿生得雪白，一欲掩黑，一欲显白。有人问齿黑者姓甚，其妓将口谨闭，鼓一鼓，在喉中答应姓顾。问多少年纪，又鼓起腮答年十五。问能甚的，又在喉中答应敲鼓。又问齿白者何姓，其妓将口一吡音资，答姓秦。问青春几岁，口又一吡，答年十七。问会件什么事，又将口一大吡，白齿尽露，说道会弹琴。

今人略有坏事就多方遮掩，略有好事，就逢人卖弄，如此二娼者，正自不少。最可笑者：才有些银钱，便满脸堆富；才读得几句书，便到处批评人，显得自己大有才学；才做得几件平常事，便夸张许多能干。看起来，总是此齿白之娼妇也。

剩个穷花子与我

张李二人同行，见一抬轿富翁，许多奴仆，张遂拉李向人家门后躲避曰：“此轿中坐的，是我至亲，我若不避，他就要下轿行礼，彼此劳动费事。”李曰：“这是该的。”避过复同前行，少顷，见一骑马显者，衣冠齐整，从役多人，张又拉李向人家门后回避曰：“这马上骑的，是我自幼极厚的好友，我若不避，他看我，就要下马行礼，彼此劳动费事。”李曰：“这也是应该的。”避过复同前行，偶然见乞丐花子，破衣破帽地叫化走来，李乃拉张向人家门后躲避曰：“此穷花子是我至亲，又是我好友，我要回避他；不然，他看见我不面愧？”张骇然问曰：“你怎么有这样亲友？”李曰：“但是富贵好些的，都是你拣了去，只好剩个穷花子与我混混。”

向人说与富贵人如何往来，如何厚密，是大没见识人；即亲友中真有富贵者，频对人说，亦惹人厌谤；何况更有假言诳说的，大为可耻。

愿变父亲

一富翁呼欠债人到家，吩咐说：“你们如果赤贫无还，可对我罚誓，愿来生如何偿还，我就焚券不要。”欠少人曰：“我愿来生变马，与主人骑坐，以还宿债。”翁点头，将借帖烧了。又中等欠户曰：“我愿来生变牛，代主人出力，耕田耙地，以还宿债。”翁点头，亦将借帖烧了。最后一债多人曰：“我愿来生变你的父亲还债。”翁大怒曰：“你欠我许多银子，除不偿还，反要讨我便宜，是何道理？”正要打骂，其人曰：“听我实告：我所欠的债极多，不是变牛变马，就可以还得完的。我所以情愿来生变你的父亲，劳苦一世，不顾身命，积成若大的田房家业，自己不肯享用，尽数留与你快活受用，岂不可以还你的宿债么？”

还要我的饭吃

有父子分居几年，子有余钱，父因老病不能挣家，贫为乞丐，适过子门，有识者指父问子曰：“此人想必不是你的父亲么，如何全不顾他？”子曰：“我虽然是他生的，我而今除不要他的饭吃就够了，难道他自己的饭，还想要我与他吃么？”

世人虽无此等不孝，然而供给不敬者，颇有其人。

称 儿 子

父子同行，有不知者，指子问曰：“此位何人？”父答曰：“此人虽然是朝廷极宠爱吏部尚书真正外孙第九代的嫡亲女婿，却是我生的儿子。”三十三字要一气说

胸中有一盘香贵亲，随口定要说出，总不觉羞。

题 呼

有一王婆，家富而矜夸，欲题寿材，厚赠道士，须多着好字，为里党光。道士思想，并无可称，乃题曰：“翰林院侍讲大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。”

相法不准

有人问相者曰：“你向来相法，十分灵验，而今的相法，因何一些不应？”相者促额曰：“今昔心相，有所不同：昔人凡遇方面大头的，必定富贵；而今遇方面大头的，反转落寞；惟是尖头尖嘴的，因他专会钻刺倒得富贵，叫我如何相得准？”

主试者若非铁面冰心，巴不得人人会来钻刺。

让 鼠 蜂

鼠与蜂结为兄弟，请一秀才主盟。秀才不得已而往，列之行三。人问曰：“公何以屈于鼠辈之下？”秀才答曰：“他两个一个会钻，一个会刺，我只得让他些罢！”

不会钻刺的，才是个真秀才。

看写缘簿

(要脸色一喜一恼，身子一起一跪，才发笑。)

有一军人，穿布衣布靴游寺。僧以为常人，不加礼貌。军问僧曰：“我见你寺中，也甚淡薄，若少甚的修造，可取缘簿来，我好写布施。”僧人大喜，随即献茶，意极恭敬。及写缘簿，头一行才写了“总督部院”四个大字，僧以为大官私行，惊惧跪下。其人于“总督部院”下边又添写“标下左营官兵”，僧以为兵丁，脸即一恼，立起不跪。又见添写“喜施三十”，僧以为三十两银子，脸又一喜，重新跪下。及添写“文钱”二字，僧见布施甚少，随又立起不跪，将身一揲，脸又变恼。

失不礼貌，因无钱，后甚恭敬，因有钱；先一跪，为畏势，后一跪，为图利。世人都是如此，岂不可叹！

哑子说话

有一叫化子，假妆哑子，在街市上化钱。常以手指木碗，又指自嘴曰：“哑哑。”一日拿钱二

文买酒吃尽曰：“再添些酒与我。”酒家问曰：“你每常来，不会说话，今日因何说起话来了么？”叫化子曰：“向日无钱，叫我如何说得话？今日有了两个钱，自然会说了。”

而今纯是钱说话，那里有个人说话。

兄弟合买靴

兄弟二人合买靴一双，言过合穿。及买归，其弟日日穿走，竟无兄分。兄心不甘，乃穿靴夜行，总不睡觉音叫，不几日靴破。弟谓兄曰：“再合买一双新的。”兄愁眉曰：“不买了，还让我夜间好睡睡觉罢。”

古人说：“合船漏，合马瘦。”总之，视为公中之物，全不爱惜；若彼此同心创立，岂不均有大利。

话 不 应

有人到神庙求签，问道士详断。道士曰：“先送下香钱，说的话才灵；若是没有钱，就有说话，一些也不应验。”

人若无钱，就有好话，谁人来听。

臭得更狠

(要学手招鼻嗅样，才发笑。)

有钱富翁于客座中偶放一屁。适有二客在旁，一客曰：“屁虽响，不闻有一毫臭气。”一客曰：“不独不臭，还有一种异样香味。”富翁愁眉曰：“我闻得屁不臭，则五脏内损，死期将近，吾其死乎？”一客用手空招，用鼻连嗅曰：“才臭将来了。”一客以鼻皱起，连连大吸，又以手掩鼻蹙额曰：“我这里臭得更狠。”

放一屁，即如此奉承，若做他事，不知又当何知。

红 米 饭

一人有丧，偶食红米饭，一腐儒以为非居丧者所宜，问其故，谓红色乃喜色也。其人曰：“红米饭，有丧食不得；难道食白米饭的，都是有丧服么？”

迂人往往以非理之事，乱行责备，宜以丧服答之。

戏太冷清

有设优酌款愚亲家而演《琵琶》者，既十余出，其人嫌无杀阵，怒见于色曰：“戏太冷清。”主家阴嘱戏子，复装武戏，杀阵甚酣，其人大喜，顾主翁曰：“这才是的，我不说也罢，只道我不在行了。”

每每假在行，自己还夸张。

讨饭

一富翁有米数仓，遇荒年，乡人出加一加二重利，俱嫌利少不借。有人献计曰：“翁可将此数仓米，都煮成粥借与人，每粥一桶，期约丰年还饭二桶。若到丰收熟年，翁生的子孙又多，近则老翁自己去讨饭，若或远些，子孙去讨饭，一些不错。”

大不便宜

一人值家费，纯用纹银。或劝以倾八九呈银杂用，当有便宜。其人出元宝一锭五十两，托倾八呈。人只倾四十两付之，而赚其余。其人问：“银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四十两。”又问：“元宝五十两，如何倾四十两？”答曰：“此是八呈银，五八得四十，一毫也不错。”其人遽曰：“我误听了你的说话，用色银，真正大不便宜。”

用色银的，展转归之穷人，甚是可怜。即少有便宜，亦被人暗里算去；人或不算，少不得上天加陪扣除。大不便宜的话，千真万确。

烧蚂蚁用邻箕

（要一头念佛，一头说，才发笑。）

有一家婆，手持数珠，口中高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随即叫云：“二汉二汉，锅上的蚂蚁甚多，我嫌他得很，把火来代我烧死些。”又高声念云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随又叫云：“二汉二汉，你代我把锅下的火灰巴去些，粪箕莫用我自己家里的，恐怕烧坏了，只用邻居张三家的。”

如此杀心，如此私心，虽每日念佛万遍而罪过仍在。全要心口相应，才有功德。

吃人不吐骨头

猫儿眼睛半闭，口中呼呀呼呀的坐着。有二鼠远远望见，私谓曰：“猫子今日改善念经，我

们可以出去得了。”鼠才出洞，猫子赶上，咬住一个，连骨俱吃完。一鼠跑脱向众曰：“我只说他闭着眼念经，一定是个良善好心，那知道行出来的事，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。”

有个会念经，也会行坏事。有个不念经，也不行坏事。请问高明人，谁是谁不是？不论经不经，只论行的事。

连我才得三人

一士谓人曰：“自古至今，圣人最难世出，当初盘古王开天辟地，生人生万物，谁人比得他来？我要让他。”乃屈一指。“其后孔夫子出类拔萃，诗书礼乐，为万世师表，那个人不敬服他？我只好让这第二个。”乃屈二指。“自此二人后，再没有屈得吾指的。”默想良久，点头曰：“是呀，你说圣人难不难，并连我才得三个人！”

大言不惭，高自称许，吾知其极厚的面孔。

少米少床

贫人对众客自夸曰：“我家虽不大富，然而器物件件不少。”乃屈指曰：“所少者，只是龙车凤辇。饮食样样俱有。”乃屈指曰：“所无的，只是龙心凤肝。”旁边有小童愁眉曰：“夜里床也没得睡，地下困草铺，今日晚饭米一颗也没得了，还在人面前说天话！”其人仰头想一想曰：“是极，是极，我也忘了，我家里到底件件俱有，所少的不过是龙心凤肝晚饭米，龙车凤辇夜里床。”

出 气

一不肖子常殴其父，父抱孙不离手，甚爱惜之。邻人问曰：“令郎不孝，你却甚爱令孙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不为别的，我要抱他长大了，好替我出气。”

疮 痛

有人腿上患一毒疮，甚是疼痛，叫喊不止。忽在壁上挖一洞，将腿放入穴内。人问其故。患人攒眉曰：“这疮在我腿上，我自己痛不过了，所以挖个壁洞伸过去，也等他好往别人家里疼去。”

己害思欲脱人，殊不知害仍在己，丧心何益。

案此又见《雪涛小说》任事条。

方 蛇

有曾遇大蛇的，侈言阔十丈，长百丈，闻者不信。其人遽减二十丈，人犹不信。递减至三十丈二十丈，遂至十丈，忽自悟其谬曰：“阿呀，蛇竟长方了。”

世有虚语，未有不被人识破，奈不能自悟何。

大 澡 盆

有外路二客相会，各说本处的奇事。一客曰：“敝处有洗澡盆，可容得千余人在内沐浴。”一客曰：“此盆还不算奇；敝处有一竿竹子，长得上住天，下住地，目今天上长不去，反倒转下来弯着朝地长，才为奇事。”客问曰：“那有这等大竹？”客曰：“若没得我这根大竹子，怎得能够箍你的这等大澡盆？”

有此附和人，方可说此大话，也只好哄得自己。

代 哭

(要学哭声，才发笑。)

扬俗丧家开吊，用妇女哭于棺旁，孝子多雇觅邻姬代之，久而颇倦，因哭曰：“想来干我甚事呀？”客闻声而尤之曰：“就是雇来的，既然得了人家的银钱，也不该如此哭法？”姬闻而易其哭曰：“想来又干你甚事呀？”

皮匠讼话

(要学苏州话，手装样，才发笑。)

两皮匠涉讼，一友问之曰：“你家讼事如何了？”匠曰：“他手脚好，通了线索，把里边托好了，幸而见官时，他的舌头上打起允音掌子来，被我细针密线介一说，官府也弗敢蛮揼，竟免供逐出，被我打仔个湾子，祠候渠出来，排仔渠介两记哉！”

两 脚 桌 子

一人做桌，要省木，匠迎其意曰：“只做二脚，倚楹而用，可也。”一夕月明，欲移放庭中，难于安顿，召匠责问。匠曰：“你在家里，可以省得，若在外边，却如何省得？”

做两脚桌的，如何还想赏月。

独脚裤子

有命裁缝做裤者，以丈尺太多不从。末一工知意，曰：“我只用六尺，足够做。”其人大喜。及至做成，乃是独脚裤子，穿起彳亍音赤触，小步也难走，对工人大笑曰：“省倒省了，只是一步也行不去。”

做独脚裤的，如何还想出门。

我不见了

一呆役解罪僧赴府，临行恐忘记事物，细加查点，又自己编成二句曰：“包裹雨伞枷，文书和尚我。”途中步步熟记此二句。僧知其呆，用酒灌醉，剃其发以枷套之，潜逃而去。役酒醒曰：“且待我查一查着，包裹雨伞有。”摸颈上曰：“枷，有。”文书，曰：“有。”忽惊曰：“噫呀，和尚不见了。”顷之，摸自光头曰：“喜得和尚还在，我却不见了。”

案此条又见《应谐录笑赞》。

笑话一担

秀才年将七十，忽生一子，即名曰年纪。未几，又生一子，似可读书者，因名曰学问。次年又生一子，笑曰：“如此老年，还生此儿，真笑话也。”又名曰笑话。及三人年长无事，俱命入山打柴，及归，夫问曰：“三子之柴孰多？”妻曰：“年纪有了一把，学问一些也无，笑话倒有一担。”

有年纪而无学问，已是笑话，何况更有笑话乎！

一张大口

两人好为大言，一人说：“敝乡有一大人，头顶天，脚踏地。”一人曰：“敝乡有一人更大，上嘴唇触天，下嘴唇着地。”其人问曰：“他身子在那里？”答曰：“我只见他一张大口。”

大舌乌龟

一人将肝油在井边洗，误落一块肝于沟内，一乌龟见而吞之，肝大口小，拖露于口外。一人见而讶之曰：“你们快些来，好看这大舌头的乌龟。”

说大话的面目，全亏一个硬壳替他藏躲。

还我原面孔

一人赴饮，自家先饮半醉，面红而去。及至席间，酒味甚淡，越饮越醒，席完而前酒尽无，将别时谓主人曰：“佳酿甚是纯醪，只求你还我原来的那样半红脸罢。”

撒不来

(要学男人醉样，女人娇骂，才发笑。)

有惯撒酒风人，不论饮多饮少，只是要撒。其妻恨之。一日，在家索酒吃，妻与浸苎麻水饮之，未几，亦手舞足蹈起来。妻骂曰：“天杀的，吃了浸苎麻的水也撒酒风。”顷之，其人大笑曰：“我也道今日如何这等撒不来。”

酒醉之人，鲜有坠水食粪者，可见撒酒风的，都是倚风作邪。

试问次日见人，可惭愧否？

归去来辞

(要先惊忙，后缓慢，才发笑。)

一人中口偶读古文曰：“临清流而赋诗。”旁有一人急忙问曰：“何处临清刘副使？为甚的早些对我说？让我好奉承奉承结交他。”其人曰：“此乃《归去来辞》。”这人改颜缓说曰：“我只道他是个现任的官儿，若是这个归去来辞的官儿，我就不理他了。”

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？真可浩叹！

面貌一样

一人抱儿子在门外闲立，旁有一人戏之曰：“可见父子骨血，真个是一脉，只看你这个儿子的面貌与我的面貌就是一般无二。”抱子者答曰：“你与这儿子原是一母生出来的弟兄，这面貌怎么不是一样的？”

我讨人的便宜，岂知人讨我的便更重。古云：“讨便宜即是吃亏的后门。”许多失便宜事，俱从此起。

烂盘盒

昔有一官，上任之初，向神发誓曰：“左手要钱，就烂左手，右手要钱，就烂右手。”未久，有以多金行贿者，欲受之，恐犯前誓。官自解之曰：“我老爷取一空盘盒来，待此人将银子摆在内，叫

人捧入，在当日发誓是钱，今日却是银，我老爷又不曾动手，就便烂也只烂得盘盒，与老爷无干。”

官府受贿，必致屈陷良善，刑罚无辜。此等坏心钱，虽然赚来，吾恐手未烂而心先烂矣。

誓 联

昔有一官到任后，即贴对联于大门曰：“若受暮夜钱财，天诛地灭；如听衙役说话，男盗女娼。”百姓以为清正。岂知后来贪污异常，凡有行贿者，俱在白日，不许夜晚，俱要犯人自送，不许经衙役手，恐犯前誓也。

再 出 恭

村庄农人，不知礼，来至儒学殿前撒粪一堆，学师闻之，怒送县究。县官审问：“因何秽触圣人？”村农曰：“小人上城，每日皆从学前走，一时恭急，随便解手，非敢亵渎圣人。”官曰：“你愿打愿罚。”村农畏打，曰：“小人愿罚。”官曰：“该问不应，纳银一两五钱，当堂秤下，不须库吏收纳。”村农取出银一锭，约有三两，禀官曰：“待小人去剪一半来交纳。”官曰：“取来我看。”见是纹银一锭，就和颜悦色先将银子慌忙纳入袖中，对村农曰：“这锭银子，不须剪开，当我老爷说过，准你明日再到学殿前出一次大恭罢。”

得了钱，便再犯一次法，也可宽恕，何况出恭小事。

案此又见《嘻谈初录》，彼作生员事。

旧 例

官解任，有众老置酒来请脱靴，官曰：“我在这地方上，并无恩惠及民，何敢当此。”众曰：“这是旧例，不得不行。”

虽是旧例，也要百姓乐为，但居官者，此时自返于心，实无恩惠及民，而民来脱靴，岂不自愧。我每见有等官长，才闻离任之信，百姓的恨骂之声，便满街满巷，官之贤否可知矣。吾愿居官者，平昔留心爱养，断不可悔后自愧也。

书是印成的

一子喜游荡，不肯读书，其父怒闭一室，传送饮食，教令眼睛仔细看书，心思仔细想书，如此用功，自然明白。过了三日，父到房内，看其功课，子对曰：“蒙父亲教训得极妙，读书果然大有利益，我才看得三日书，心中就明白了。”父喜问曰：“明白了何事？”子亦喜曰：“我一向只认这读

的书,是用笔写成的,仔细看了三日,才晓得一张一张的书,都是印板印成的。”

今人读书,全不将圣贤言语,体贴身心,却专在字句上用功,虽读万卷,有何益处?原与此认印书之人一般无二。

三十而立

师出“三十而立”的破题,令二生做,一生作破曰:“两个十五之年,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。”一生作破曰:“年过花甲一半,惟有两腿直站而矣。”

文不在义旨上运思,却专在字句上着笔,皆此二生之类也。

大字

父教儿识“大”字者,复以“太”字问之,儿不识,父曰:“此太公的‘太’字。”他日又以“大”字问之,儿识了一会,点头曰:“是了,这是外太公的‘太’字。”

抿字

或问抿刷的“抿”字如何写,其人写作“皿”字应之,或曰:“此是器皿的‘皿’字,恐怕不是么?”其人即用笔将“皿”字下尽一头拖长曰:“如此样子,难道还不像抿刷么?”

不吃素

有僧同至人家席上,主人以其出家,乃问曰:“师父可用酒否?”僧笑曰:“酒倒也用些,只不吃素。”

听见铃声

江边一寺,有僧在内诵经,忽听见殿角的铃声响动,遂连声叫徒弟曰:“徒弟,徒弟,铃声响得紧,风起得大,江中自然有翻的船;我在这里念经拜佛,不得工夫,你快些代我去,捞多少衣物来,若淹的人不必救。”